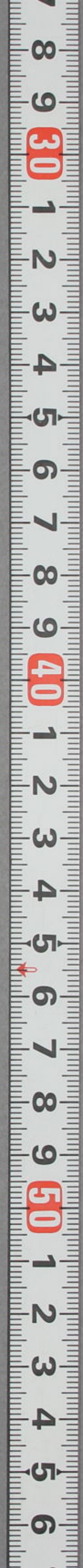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1 3  
403  
133



133  
403  
133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一  
飲食部十九

又曰羹羹音公未飲羹音公漿

其羊掛文羹

周禮天官亨人日祭祀共大羹大羹內鉶羹鉶音泣賓客亦如之大羹內

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

禮日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毋嚙羹亦嫌欲疾嚙不嚼

毋祭羹為其詳於味祭猶客祭羹主人辭不能烹羹之有

菜者用挾無菜者不用挾五穀肉菜

又曰雉羹雞羹兔羹芼羹食自諸侯已下至於庶人無等

羹食之圭日小人亦對嘗小人之食亦嘗小人之羹

又曰子卯稷食菜羹也曰夫人與君同庖不時

又曰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謂性不能者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十一 飲食部十九



新嘉坡圖書局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君山田一人八  
以贖資贈

又曰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左傳曰穎考叔有獻於鄭莊公公賜之食而捨肉公問其  
故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  
之內有汁

又曰臧哀伯諫曰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也不致五味禮不忘本也

又曰鄭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鄭師

與宋師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爲政

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

憾恨也於是刑執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義取不長

殄盡也其羊斟之謂乎

又曰楚獻龍於鄭靈公宋子公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子家歸生子

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

入宰夫將解龍相視而笑公問之問所子家以告及食大

夫龍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効也子公怒深指於鼎嘗之而去

又曰叔鮒求貨於衛淫蕪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

一簋錦叔向受羹反錦

又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燂炊也

宰夫和之濟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

其心君臣亦然以冰濟水濟水誰能食之

書曰若作和羹尔唯鹽梅鹽鹹梅鮮羹須鹹鮮以和之

詩義疏曰鴉肉甚美可以爲羹臠

語曰鮮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爾雅曰肉謂之羹鄭璞注曰肉臠也舊說肉有汁曰羹孫氏以爲肉作羹之物因以名云

廣雅曰羹謂之滑

說文曰羹五味和粥也

釋名曰羹汪也汁汪部也

史記曰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如漢

史東郡送梟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也

又曰項王為高祖置太公於机上告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

又曰高祖少時與賓客過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佯為羹盡櫟釜邊客以故去己而視釜中尚有羹由此怨其嫂封其子頡羹侯

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褚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肉對曰其子食之其誰不食羊下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又曰中山君饗大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子期怒走楚說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矛隨後問之曰臣父嘗餓且死之君下壺飡哺臣之父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歎曰吾以一椀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二士死後漢書曰太尉劉寬性仁恕不妄喜怒嘗服朝服侍婢奉肉羹翻汗其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徐言羹爛汝手東觀漢記曰王渙為洛陽令馬市正數從賣羹飯家乞貸不得輒歐罵之至忿然正捕得渙問知事實便諷吏解遣謝承後漢書曰陸績詣詔獄其母至京師餉食績對餉泣曰續母來使者問其故荅曰續母作羹截肉未嘗不方斷葱寸寸無不同是以知母來帝王世紀曰文王長子曰伯邑考紂烹以為羹以賜文王

曰聖人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與食其子羹而不知  
 晉書曰栢温表王濬之孫曰濬今有三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餽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  
 宋書曰湘州刺史王僧虔引樂頤之為主簿以同僚非人弃官去吏部郎庾果之嘗往候頤之為設食唯枯魚菜菹果之曰我不能食之母聞之自出嘗膳魚羹數種果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又曰殷淳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盡勗云蓋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筯曰何無忌諱  
 又曰朱脩之為荊州刺史姊在鄉里飢寒不立脩之貴為刺史未曾供贍往姊家姊為設菜羹粗飯以激之  
 又曰毛脩之被禽入魏劫事嵩山道士寇謙之謙之在魏

太武帝信敬營護之故不死脩之嘗為羊羹薦魏尚書以為絕味獻之武帝大悅以為太官令被寵遂為尚書封南郡公太官令如故  
 又曰宋末齊高帝輔政劉彥節知運祚將遷密懷異圖及沈攸之舉兵齊高帝入屯朝堂袁粲鎮石頭潛與彥節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頭誅且乃發彥節素怯搔擾不自安晡後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強勸令食彥節歔羹寫臂中手振不自禁  
 齊書曰高祖既為齊王置酒為樂羹膾既至崔祖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待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相魚盤膾似非勾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羹豈關魯衛之說帝甚悅曰尊羹故應還沈  
 又曰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為羹

欲奉母緒日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日我病欲此羹汝何必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聞心中介介然即吐血明日而死

梁書日蕭勵為廣州刺史徵為太子左衛率勵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羹正曾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後魏書日趙琰字叔起嘗送子冀州娉室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方知盜殺卒辭不食

又日彭城王浹為滄州刺史有濕沃縣主簿張遠嘗詣州投人舍食雞羹浹察知之守令畢集浹對眾謂遠日食羹何不還價直也遠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

唐書日魏元忠前後三坐弃市偶得不死武后嘗問之對日臣猶鹿耳羅織之徒苟須臣肉作羹耳

荀卿子曰孔子厄於陳蔡藜羹不糝

韓子曰堯有天下糲梁之食藜藿之羹

又日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而誚之日汝何為置生肝羹中眾宰人日竊以為有欲去上食宰也

淮南子曰鼓造辟兵壽盡五月高誘日鼓造謂梟今世人五月作梟羹亦作蝦蟇羹

又日楚人有烹猴者而召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問其猴也據地而嘔之此不知味也

又日太宰子朱侍食於令尹子國子國伏羹而執援漿以泛明日子朱辭官日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日伏節尹怒而笞之三百

秦子曰五味者各稱一族之名合和一鼎名日羹猶威重廉平恩合而為信也

郭子曰陸士衡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日

卿東吳何以敵此陸云干里尊羹未下鹽鼓

劉向新序曰紂王天下熊羹不熟而殺庖人  
又曰平公問叔向日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如是君  
不知臣力何也師曠侍曰臣請以喻五味管仲善斷割之  
隰明善煎熬之賓須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而進之

又曰魏文侯見箕子日晏進糲食瓜瓠之羹日豈不能  
具五味教我無歛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風俗通曰昭帝時大官上食羹中有豉切中有土令承坐  
不謹敬皆論

劉禎毛詩義問曰鉶羹有菜鹽鼓其中菜為其形象可食  
因以鉶為名

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梅杏類也其子赤而酢不可生噉者  
而曝乾為蘇可着羹臠中

廣志曰大渡蜂取其子得數升為羹亦可蒸食無不精美  
臨海水物志曰民皆好啖猴頭羹雖五肉臠不能及之其  
俗言寧負千石之粟不願負猴頭羹臠

笑林曰人有和羹者以杓嘗之少鹽使益之後復嘗之向  
杓中者故云鹽不足如此數益升許鹽故不鹹因以為怪

食經曰有猪蹄酸羹法胡羹法雞羹法箴筭鴨羹法  
楚辭天問曰緣鵠飾玉后帝食饗后帝勝湯也言伊尹始  
伏緣因烹鵠鳥之羹脩

飾玉鼎以事湯故彭鏗斟雉堯帝饗何彭鏗彭祖也  
滋味斟羹事事堯

湯賢之遂相也堯而饗受壽亦多夫何久長堯饗之以壽之也  
堯之見壺則吹之

又九章曰懲於羹者而吹壺言人有歡而熱中懲  
艾之

又招竟曰和酸若苦陳吳羹吳人攻作

又大招曰鮮蟻甘雞和楚酪酪酢也言取生大鼈烹之  
羹調酪蜜復有肥雞肉和以

味清也

本草綱目

卷八

五

李璣

又曰內鵪鶉味豺羹鵪鶉似鳩而青鵪黃鵪也豺似狗言宰夫巧於調和先甘酸內鵪美也

唐明皇雜錄曰李林甫子壻鄭平為戶部員外嘗與林甫同處一日林甫就院省其女過平櫛髮見林甫至趣遽欲退藏林甫固邀之見其鬢髮皆白謂平曰上嘗賜甘露羹郎其食之縱當華皓必當鬚黑明日果有中使至賜林甫食中有甘露羹遂以與平平食訖一旦髮毛如鬻嶺表異錄曰交阯之人重不錄羹羹以羊鹿雞猪肉和骨同一釜煮之令極肥濃漉去肉進之葱薑調以五味貯以盆器置之盤中羹中有箸銀銀杓可受一升即更相揖讓多自主人先舉即滿斟一杓內背入鼻仰首徐傾之飲盡傳杓如酒巡行之喫羹了然後續以諸饌謂之不錄會呼為先腦也交阯人或經營事務彌縫權要但備此會無不諧者

安南錄異圖鑿穿心飛頭鼻飲者皆遺風也

張翰豆羹賦曰乃有孟秋嘉菽垂枝挺莢是刈是穫充簞盈篋香鑠和調周疾赴急

栢鱗七說曰河龍之羹齊以蘭梅芬芳甘旨未啗先滋

衛洪七開曰馨羹芬臠凝色生華

皇象書曰想必醉令作醴梅羹相待

繆襲祭儀曰夏祀調和羹芼以葵秋祀羹芼以葱春祀和

羹芼以韭

臠

蒼頡解詁曰臠少汁臠也臠臠多澤臠房文切

說文曰臠肉羹

釋名曰臠曰蒿也香氣蒿蒿也

齊書曰虞棕家富於財而善為滋味豫章王巖盛饌亭賓



謂侗日肴羞有所遺否侗日何曾食蔬有黃頷臙恨無之

廣志曰晨鳧肥而耐寒宜為臙  
劉欣期交州記曰九真太守陶璜立郡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白色形似蠶蛹無頭長數十丈大十餘圍軟軟動莫能  
名剖腹有肉如猪肪遂以為臙甚香美璜啖一杯三軍盡  
食

齊諧記曰江北華本者為人好鼈臙

食經曰有子子醢臙法

楚辭招魄曰臙鼈炮羔有柘漿

言以飴蜜臙鼈羔和牛五藏為臙

也鴻鵠酸臙鳧臙小煎鴻鵠臙鴻鵠為臙

臙令肥露雞臙臙無茶曰臙臙人龜也

又大招曰煎鮓臙爵臙黃雀也

崔駰博徒論曰鶯臙羊殘

陳思王七啓曰臙江界之潛龜

王粲七釋曰龜羹臙

周禮天官膳夫曰飲用六清六清水漿醴醕醢醠醡也

又食醫曰飲齊眠冬時飲宜寒也

又酒正曰酒正辨四飲之物一日清二日醴三日漿四日

又曰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醬醴涼醴入于酒府醴者

又郊特牲曰飲養陽氣故有樂

又內則曰飲諸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陪重

禮王制曰天子五飲上水醬酒醴醢以上以水

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

醢清謂醴之沖者也醢內則所謂或以醢為醴者

醢凡醢濁醢馳為之則少清矣醢醢醢清也

醢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

醢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

也糟醇也清沛也致飲有或以醑為醴醴為醢黍醑醢

又外傳曰共王及后與世子食後所進之六飲水居其上

其次曰漿三日醴醴為之四曰涼暑月以雜糗五日醕

以乾梅乾木瓜相和六曰醢醢以黍為粥

左傳曰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蒧為

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

又曰鄢陵之戰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

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

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閑今

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

整之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

言于子重也承奉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牙是以不得犒從者

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

乎知其以往言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也免脫

又曰鄭師入陳于展執絜而見見陳再拜稽首承飲而進

獻承飲奉觴示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

又曰吳入楚申包胥乞師於秦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

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

穆天子傳曰天子渴于中求飲未至七萃之七日高奔戎

割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今西方之羌故刺馬

愈天子美之賜佩玉一隻

神仙傳曰蔡經尸解去十餘年忽還家言七月七日王君

當來週到其日可多作數百斛飲以供從官乃去到期假

借甕器作飲數百斛羅列覆置庭中其日方平果來

語林曰陸士衡在洛夏月忽思竹篠飲語劉實云吾鄉曲

之思轉深今來東歸恐無復相見理言此已復之生感

漿

詩日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或醉其酒者或不得漿者

禮記曲禮日酒漿處右

又檀弓日曾子謂子思日及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

口者七日

又內則日漿酢也水清醴梅濫以諸和也以周禮六飲

名諸

漢釋名日桃濫水也水漬而藏之其味濫濫然醉也

史記日漿千僮僮此亦比千乘之家

又日薛公藏於賣漿家

漢書郊祀歌日泰尊柘漿折朝醒應劭日取甘柘汁以為

漿可以解

朝醒也

吳書日表術去壽春時方盛夏欲得蜜漿又無蜜遂歐血

後魏書日游明根幼年遭亂為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

根以漿倩人書字路邊畫地學之

又日咸陽王禧謀逆被禽送華林都亭着千斤鎖格鎖格

羽林掌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勅斷水漿侍中崔光令

左右送酪漿升餘禧一飲而盡

管子日左酒右漿蔡邕注日事尚書左右

列子日列子之齊中道而返遇伯昏瞽人瞽人日奚方面

反日吾驚焉惡乎驚日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饋遺也伯

昏瞽人日若是則汝何為已驚

遣汝之漿何故驚也日夫內誠不解

內無誠實形謀成光謀飾其形以外鎮人心

外無解然形謀成光身之老也以外鎮人心

足使人輕乎貴老由乎形謀而察其所患

心患生故當察

太平御覽

卷之百一十一

卷之百一十一

也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漿人之饋我者非貴我贏也蓋貨我以自盈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之食羹之利薄所利之權輕猶相謀我況有國者効我以功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乎事彼將我任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也

孟子曰書曰徯我后后來無罰其君子實玄黃于筐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

袁子正書曰歲在申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嫁妻賣子顧子曰非其道壺漿不可受是其道雖天下不可讓

山海經曰高前之山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也飲者不心痛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曰太上之藥有玉津金漿其次藥有五雲之漿

神異經曰東南有人名黃父以霧露為漿

廣志曰醖醑漿也

醖初

穆天子傳曰盛姬病求飲天子命取漿而給

得之

是日壺

輪壺器名輪速也音遄

焦贛易林曰登上橋堂飲萬歲漿

華山記曰華山上有明皇玉女口持玉漿

孝子傳曰洛陽陽公輦義漿以給過客

世說曰嵩山北有大穴晉初有一人誤墮穴中緣行十許

日有草屋區中有二人對坐圍碁局下有一杯白飲墮者

告以飢渴碁者曰可飲此墜者飲之氣力十倍歸問張華

華曰所飲者玉漿

典術曰餌桃膠五十日後飲玉漿

楚辭九歌曰奠桂酒兮椒漿以椒置漿中也援北斗兮酌桂漿

西京雜記枚乘柳賦曰樽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梁人

作諸栢酒名曰金漿

張衡思玄賦曰斟白水以為漿

此漿非水漿也漿者水之清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一

此卷之末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二

飲食部

膾

脯

鮓

八珍

周禮天官籩人曰朝事之籩其實臠鮑

籩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也

禮內則曰牛膾羊炙魚膾芥醬

又曰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上不貳羹截庶人者

老不徒食尊卑也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脍膾者先斬之所謂搗而切之

又少儀曰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聶之言謀先藿葉也

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

鯉魚御進也箋云御

侍也王以告甫遠從錫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待之又加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論語鄉黨曰膾不厭細

春秋佐助期日八月兩後菘菜生於洿下地中作羹臠甚

美吳中以鱸魚作膾菘菜為羹魚白如玉菜黃若金稱為

金羹玉膾一時珍食

說文曰膾細切肉也

釋名曰膾會也細切肉散分其赤白異切之乃會和之也

東觀漢記曰章帝與舅馬光詔曰朝送鹿膾寧用飯也

魏志曰陳登得胷中煩滿面赤不食華他為豚曰府君胃

中有蟲數升欲成肉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先服

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牛身猶

是牛魚膾也

沈約宋書曰張收為獠犬所傷人云宜食蝦蟇膾收難之

兄暢含笑先嘗收乃食瘡即愈

又曰沈攸之舉兵圍郢城獲范雲令送書入城餉柳世隆

鱸魚二十頭

梁書曰蕭穎胄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升

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

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為介君與吳主共論鱸魚

何者最美象曰鱸魚為上吳主曰論近魚耳此海中出安

可得耶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埒汲水滿之

并求釣象起餌之垂綸於埒中不食頃果得鱸魚吳主驚

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為陛下取以作生安敢取不可

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有蜀薑作齏甚

好恨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并付直吳

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着青竹杖中

使行人閉目騎竹竹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竹須臾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蜀市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其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投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廚下切鱸亦適了

搜神記曰左慈字元放在曹操坐操謂眾賓曰高會所少吳浙江鱸魚耳放曰此可得也因求銅澡盤貯水以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出操拊手笑曰可更得不放乃更引餌沉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二尺餘生鮮可愛操令目前切膾

孝子傳曰曾參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美吐之終身不食

異物記曰鱮魚作膾味珍無輩

列女傳曰姜詩妻事姑嗜魚膾又不能獨味妻與詩常力作供膾呼隣母共食其舍側忽有泉常出鯉魚一雙以供二母之膳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伐楚求還闔閭治魚作膾作膾過時不至魚臭猶須子胥之至也及胥到闔閭膾而食之不知其臭後王重作之其味如故人作魚須膾者闔閭之時造也

博物志曰吳王江行食膾有餘棄之於中流化而爲異魚今呼玉餘魚長數寸大如筋猶有膾形

齊諧記曰江南有麻姑治者爲人好噉膾江北岸有華木者得一丈蛇喚麻爲膾得食甚美若索魚名華本因醉喚取蛇及餘肉出麻治見之大吐歐血死

又曰周子有女噉膾不知足家爲之貧至長橋南見鼠者

挫魚作鮮以錢一千求一飽食五斛便大吐有蟾蜍從吐  
中出婢以魚置口中卽成水女遂不復噉膾

世說曰張季膺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  
尊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何羈官千里以要名爵遂  
命駕便歸俄而齊主敗時人謂爲見機

又曰相車騎冲在荊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  
俄見一人持小籠生魚送來造舡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  
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云是劉遺民劉驎之字遺民張素聞其名  
大相欣待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語  
言劉子無意旣進膾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舡上常有膾  
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六年吳郡獻海鮓音乾膾四瓶瓶容  
一斗浸一斗可得徑尺面盤并奏作乾膾法帝以示羣臣

云昔術人介象於殿庭釣得海魚此幻化耳亦何足珍異  
今日之鮓乃是海真魚所作求自數千里亦是一時奇味  
卽出數盤以賜近臣作乾膾法當五六月盛熱之日於海  
取得鮓魚其魚大者長四五尺鱗細紫色無細骨不腥捕  
得之卽去其皮骨取其精肉縷切隨成曬三四日須極乾  
以新白瓷瓶未經水者盛之密封泥勿令風入經五六十  
日不異新者後取噉時以新布裹於水中漬三刻久取出  
灑却水則噉然矣

廣五行記曰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戶唐望之各集計至五  
品進止未出間有僧來覓初不相識延之共坐少頃曰貧  
道出家人得飲食亦以少公名人故聞相託能設一頓膾  
否司戶欣然卽馳分買魚此僧云看有蒜否家人云蒜盡  
也僧卽起司戶留之曰蒜盡遣買卽得僧云旣蒜盡不可





又曰沽酒市脯不食

尚書大傳曰散軍生閔天南宮造三子者學乎太公見三子知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

漢書曰濁氏以賣脯連騎

東觀漢記曰光武初起兵叔父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詣納

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閣令人視之還白方坐略脯

晉書曰桑虞嘗行宿寄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

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

狸偷君何以疑人乃將脯往山豕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

衣虞投之不顧

北齊書曰彭城王攸為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

席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

明旦告州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至主見

識之推獲盜者

唐書曰太宗狩于濟源之凌山上曰古者王先駟以供宗

廟今所獲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充薦享

國語曰楚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楚文王之子成王頃於是

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秩

呂氏春秋曰趙宣子將之絳見鬻桑之下有餓人宣孟與

脯二胸拜受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

賜之二束遂去

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有增冰萬里厚百丈有鼯鼠在冰

下土中食冰下草木肉重萬斤可以作脯

又曰西北荒有遺酒追復脯焉其味如麀食一片復一片

葛洪神仙傳曰王遠至蔡經家與麻姑共設肴膳擘脯而

行云是麒麟脯

又曰左慈詣劉表請犒軍有酒一器脯一盤百人接酒賜  
兵人三杯酒一片脯萬人皆同而酒器如故脯亦不減而  
世語曰初太祖乏食程昱掠其本縣供三旬糧頗雜以人  
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也

續齊諧記曰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有女仙人為設胡麻飯  
山羊脯因留連之

楚詞曰折瓊枝以為羞王逸注曰羞脯也

盧諶祭法曰春祠用脯夏用燔愚通反

杜育菽賦曰脯則正膋通幹麓鹿肥麋

梁劉孝威謝東宮賞鹿脯等啓曰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  
無張京之犯血猶有班超之遊獵李廣之馳射遠歸於廚  
使入貢於脯人形圖三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

鯖

西京雜記曰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往來婁護豐辨傳會  
五侯間各得其意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  
以為奇味焉  
齊書曰武帝就虞悰求諸飲食方悰祕不出上醉後體不  
快悰乃獻醒酒鯖鮮一方而已

鮓

釋名曰鮓菹也以鹽米釀之如菹熟而食之也  
吳志曰孟仁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  
母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  
宋書曰王瑩代謝超宗為義興太守與謝交惡超宗到都  
後瑩父懋往超宗處超宗設精白鮓美鮓獐巴懋問那得  
佳味超宗詭言瑩始見鮓伴驚曰大人豈應不得耶懋大  
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廢棄久之

博物志曰仲秋月取折頭鯉子去鱗破腹使脊割為漸米爛藻之以赤秬米飯鹽酒令糝之鎮不苦重踰月乃熟是謂秋鯖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元鳳二年於淋池之南起桂臺以望遠帝常以季秋之月沉衝瀾雲鷁之舟窮略係夜釣於臺下以香金為釣霜絲為綸丹鯉為餌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帝曰非瑞也命太官為鮓肉紫骨青味絕香美班賜羣臣帝後思其美漁者不復得知為神異也

列異傳曰費長房又能縮地脉坐客在家至市買鮓一日之問人見之千里外者數處

世說曰有人遺張華鮓見之謂客云此龍肉也肉鮓中則有五色彩試之果如言後問其主云於茅積下得白魚所作也

又曰陶侃少時作魚梁吏嘗以一坩苦甘鮓餉母母封鮓付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也

謝玄與婦書曰昨出釣獲魚作一坩鮓今奉送

大業拾遺曰十二年六月吳郡獻太湖鯉魚腴鮓四十坩純以鯉腴為之計一坩鮓用鯉魚三百頭肥美之極冠於

鱸鮓

周禮天官曰食醫掌王之八珍

禮曰淳熬煎醢加于六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沃煎成之

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之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母讀曰摸摸象也作此象

也淳熬炮取豚若將圭之剝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音董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音善敲

為稻粉糲漉之以為醢音移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薺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無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音名將當為牂羊也擣珍取牛羊麋鹿鹿之肉必厭音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熟出之去其馘柔其肉音側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音尖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音潰亦為熬捶之去其馘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音似於火上為之今火脯其一是也肝管取狗肝一幪之以其管濡炙之舉焦其管不音管是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三

飲食部二十一

肉

炙

禮曰母反魚肉

為已歷口人可穢也

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又曰六十宿肉六十非肉不飽

又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

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臧儋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

公不射古之制也

又曰齊師伐我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內食謂朝大夫

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又曰公膳日雙雞

卿大夫膳食

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

去其肉而以其洎饋

進御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也

又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有酒如澠有肉如陵亦具酒門  
穀梁傳曰公曰天王使石尚來歸賑賑也者何也俎實也  
祭肉也生曰脰熟曰俎

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又鄉黨曰魚餒而肉敗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祭於公

不宿肉助祭於君所得性體歸即以班賜不留神惠也祭肉不出三日不

食之矣自家其食肉也過三日不食之喪鬼神之餘

爾雅曰肉謂之敗臭

又曰肉曰脫之剝其皮也今江東麋鹿之屬通為肉

又曰鮑宜上書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使奴從賓

為肉

史記曰廉頗奔魏趙王使者視頗尚可得用不趙使見頗

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

又曰公孫弘為丞相食一肉干糲米

帝王世紀曰夏桀為肉山脯林

漢書曰黃霸穎川太守使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

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

謁見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

又曰武帝為酒池肉林令外國客遍觀

又曰陳平為里社分其肉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

曰嗟乎使平宰天下亦當如此肉矣

又曰張湯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父還鼠盜肉父怒

答湯湯掘室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

又曰伏日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切

肉即懷肉歸太官奏之朔入免冠謝土曰先生起自責也

朔再拜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

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又曰鮑宣上書余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視酒如漿視肉如霍

又曰成帝許后上疏曰收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迺決

東觀漢記曰太尉趙喜聞魯恭志行每歲時遣子送米肉衛讓不敢當

又曰卓茂為密令民有言亭長受其米肉者茂問之亭長從汝求乎有事與之自以恩意遺人乎民曰自遺之茂曰人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也亭長素為善吏歲時遺之禮也

又曰賊經姜詩墓不敢驚孝子致米肉詩埋之後吏譴詩

掘出示之

又曰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猪肝一片

謝承後漢書曰李萇家畫則躬耕夜則讀書日為母市斤肉梁米作食

後漢書曰栢任字儀邈後母生時不食猪羊肉故終身不以猪羊肉入口

又曰李充延平年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充為博士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下音假借音子夜反以充高節每甲勸之嘗置酒請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十將幕府初聞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論以肉啖之充抵肉

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隲甚望之  
漢舊儀曰齊法食肉三十六兩  
英雄記曰冀州刺史韓馥問諸從事曰牧有何長何短  
中劉子曰前勞賜有餘肉百斤賣之一州調度奢儉不復  
在是猶可勞賜勤勞吏士賣之可示儉  
吳志曰趙達嘗過故知取盤中隻箸再縱橫之乃言卿東  
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令人屠肉已自分齊手揣輕重斤  
兩不差云其母本屠家之女也

太康起居注曰尚書郭奕有疾日賜酒米各伍升猪羊肉  
各一斤石崇崔亮母疾日賜清酒粳米各伍升猪羊肉各  
一斤半  
臧榮緒晉書曰趙高為丞相指鹿為馬持蒲作肉

晉中興書曰陸納為吳興太守辭大司馬桓溫因問桓公  
醉可飲幾酒肉食多少溫曰溫酒不過三升便醉日肉不  
過十臠納後伺問求入自言外有微禮溫勅而受止有酒  
一斗鹿肉一盤一坐愕然納曰公近云飲三升民正可二  
升今有一斗似備餘瀝溫歎服

晉書曰周訪鄉人盜訪牛於家開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  
不使人知

宋書曰衡陽王儀季鎮荊州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  
養遂不食肉儀季哀其志以錢米給豐母并制豐噉肉食  
齊書曰高帝雖從官而家業本貧為建康令時明帝等冬  
月猶無縑纈而奉贍甚厚后母撤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  
梁書曰傅昭性方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  
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



隋書曰主邵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至  
對食閉目凝思其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食邵弗之覺唯  
責肉少數罰厨人以情白之依前閉目伺候而獲之厨人  
方免答辱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食  
之  
晏子春秋曰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  
主孫子曰楚莊伐宋廚有臠肉將軍子重諫王以肉饋於  
賢  
公孫尼子曰躬紂為肉圃  
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從而祭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  
知者以為肉也其知者以無禮也  
又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

食人也  
又曰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韓子曰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育今待堯舜之賢  
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  
又曰晏子對景公曰田成子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上  
燕丹子曰荆軻入秦過陽翟買肉爭輕重屠辱軻武陽欲  
擊軻止之  
淮南子曰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酸或以甘煎熬犢炙和  
有萬方其本一牛之體  
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獾羆之炙雋燕之翠述  
蕩之擊  
音牽 旌象之約 旌象牛獸也 旌 擊名 旌象之約 牛肉羹貴之也  
又曰嘗一臠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  
又曰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之曰爛腸之食

太平御覽 卷之六十三 左

劉向新序曰趙簡子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舡人曰孔子即士舡中河安流血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也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

相譚新論曰九江太守龐豈案縣令高曾受社祭釐有生牛肉二十斤劾以主守盜上請逮捕詔釐不贓天下緣是諸府縣社勝祠祭竈不但進熟食皆復多肉米酒脯腊諸奇珍益盛是故諸郡府至殺牛數十頭

又曰關東鄙語世人聞長安樂出門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屠

風俗通曰陳伯務目有所見不食其肉

王充論衡曰仲子兄祿葛鍾以兄之祿為不義而不食之避兄離母處於陵他日歸有饋其兄生鵝者曰惡用是鵝

鵝者他日其母殺是鵝與之食其兄自外來至曰鵝鵝之肉而仲子耻負前言即吐而出之

典略曰凡宗廟三歲大祫每大牢分之左辯上帝右辯上帝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數千斤名堆俎

博物志曰食鷲肉不可入水為蛟所吞龍肉以醢漬則文章生○方言曰燕之北郊朝鮮洌水間凡異肉及披牛羊五臟謂之膊音博

說文曰殺雜肉也膾漬肉也一切膊切肉也

廣志曰北方有牧草便於其畜故北方出美肉

異苑曰山陰有人嘗食牛肉便作牛鳴菜食乃止

廣州先賢傳曰丁密不食有日之肉

桂陽先賢書讚曰程曾字孝孫七歲亡母號慕毀悴王母哀憐嚼金哺之知有肉味遂吐不食

華陽國志曰孝子郎偶二親病時不能食肉遂終身不食肉  
 董卓別傳曰呂布殺卓百姓欣慶相賀長安酒肉為暴貴  
 江氏家傳曰蕤年七歲葬父有酒肉食之左右或戲曰郎  
 為孝何肉食蕤瞿然斂容遂不食  
 十洲記曰崑崙銅柱下有回屋焉壁方丈上有鳥名曰希  
 有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其肉若醢仙人甘之  
 笑林曰甲買肉過人都廁挂肉著外乙偷之未得去甲出  
 覓肉因詐便口銜肉曰挂著外門何得不失若如我銜肉  
 著口豈有失理  
 世說曰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友求集  
 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以諮事今何以去荅曰友聞白  
 羊白肉美一生未嘗得故來求食食了無事可諮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舉太山以為肉竭東海以為酒  
 陸凱表曰呂蒙凌統早亡先帝痛悼不已子並幼稚皆內  
 省中稱肉食之客  
 釋名曰炙炙也炙於火上也脯炙以錫蜜豉汁淹之脯然  
 也釜炙於釜中汁和熟之也脂銜也銜炙細掾肉和以薑  
 椒鹽豉已乃以肉銜裹其表而炙之豹炙全體炙之各自  
 刀割出於胡貊之為也  
 禮曰膾炙處外以喂炙最音初  
 詩曰執爨蹠蹠為俎孔碩或燔或炙  
 又曰有免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毛曰炮加  
 傳曰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為  
 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乘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

韓子曰晉平公時進炙而髮繞之平公使殺庖人庖人呼  
天曰嗟乎臣有三罪而死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  
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截是臣之一死桑灰炙之內  
紅白而髮不燒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  
炙而目不見是臣三死也意者堂下有憎臣乎殺臣不亦  
枉乎

謝承後漢書曰陳正字叔方爲太官令與黃門侍郎有隙  
因進御食以髮內炙中光武見之怒將斬正正曰臣當萬  
死者三大山炭增冶吐炎焦膚爛肉而髮不銷臣罪一也  
匣出佩刀臣砥礪而虧肌截骨曾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  
少事眼目書奏章表猶讀五經具供御食與承及庖人六  
日齊視豈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制赦之

晉書曰王羲之年十三謁周顛顛異之時重牛心炙座客

未噉顛割噉羲之於是始知名

齊書曰桂楊之役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江淹入中書  
省光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  
亦辦

隋書曰煬帝初在藩魚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  
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性凶炙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  
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溫酒不適者立斷其舌  
孟子曰嗜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  
也然則嗜炙亦有外與

又曰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  
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何爲食膾炙  
而不食羊棗乎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

孝子傳曰王祥後母病欲黃雀炙乃有黃雀數枚飛入其

幕因以供母 諛苑曰智伯以庖人忘炙而不知韓魏炙知小而不志知  
世說曰顧榮字彥先輟已炙啖行炙者曰豈有終日執之  
而不知其味也耶

明皇雜錄曰杜甫後漂寓湘潭間驕旅鷓賴於衡州耒陽  
縣頗為令長所厭甫投詩於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遺甫  
甫飲過多一夕而卒集中猶有贈聶耒陽詩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三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四

飲食部二十二

脂膏

周禮庖人曰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騂鱠

膏燥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鱘羽膳膏羶

司農云膏香牛脂也豚豕膏也杜子春云膏臘犬膏腥豕

膏鮮生魚也凡鴈也膏羶羊脂也玄謂膏腥雞膏也入物

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

又冬官梓人曰天下之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

羊之屬膏也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

禮曰脂用葱膏用薤

狗肝一蒙之以其脊

醢

醢之然反

爾雅曰冰脂膏也莊子云肌膚若冰

說文曰牒牛腸脂牒音力

通俗文曰脂在脊曰肪在骨曰冊音冊獸脂聚曰脰音

史記曰敗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後漢書曰孔奮為姑臧長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以為身

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耳

淮南子曰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

魏志曰孫權至合肥新城滿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

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

又曰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夏侯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

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度入江中渚而分水軍

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舡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

諸軍夾江燒其舟舡水陸並攻破之

王隱晉書曰元康三年武庫火檢校是工匠盜庫中物恐

罪乃投燭著麻膏中火燃

又曰齊王罔起義孫秀多飲葦炬益儲麻油於殿省為縱

火具

東宮舊事日月給油六升不詳

宋書曰朱脩之為荊州刺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

已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

梁書曰沉約年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

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

滅火

又曰張纘為湘州刺史州境人寧晚好積聚多寫書數萬

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他物稱是

又曰侯景攻臺城為曲項木驢攻城矢石不能制羊侃作  
 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  
 又曰初侯景既南奔魏相高澄命先剝景妻子面皮悉以  
 油煎殺之  
 後周書曰衛刺王真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不得入乃縱  
 火燒之尉遲運懼火盡真黨得進乃取油灌木以益火火  
 勢轉盛真不得進乃退  
 博物志曰煎油水氣盡無煙不復沸則還冷得水而縹起  
 飛散

釋名曰奈油搗柰實和之以塗繒上燥而發之形似油也  
 杏油亦如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五

飲食部二十三

鹽

書曰青州厥貢鹽絺

周禮天官籩人曰朝事之籩其實形鹽

案鹽謂為虎形謂之形鹽

又曰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

杜

春讀苦為鹽謂出鹽直用不凍治也鄭司  
 賓客共其形鹽

散鹽王之膳羞共餘鹽  
今戎鹽有也  
 凡齊事鬻鹽以待戒

令鹽齊事和五味之事鬻

記曰祭宗廟鹽曰鹹醢

大誠曰醢

又曰醢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

又曰林諸卵鹽

大

又曰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功衰

齊桓之末也酪酢載左傳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辭曰國君

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鹽五味之醬故刻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又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鹽猶氏縣有鹽池是也

又曰齊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說文曰鹽鹹也鹽池河東鹽池袤五十里廣六里周一百

十四里戴延之西京記曰鹽生水中午夕鹵西方鹹也東方取朝復千車萬驢適意多少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鹺鹹也河內謂之鹹

廣雅曰鹺音醜七豆溫音鹺步典鹽也史記曰募民月給費用官器作煮鹽官牢盆如淳曰牢盆食也盆煮鹽

漢書王莽詔曰鹽食者之將

又曰吳東海水為鹽國用饒足吳錄地理志曰吳王煮海水為鹽今海鹽縣是也

續漢書曰虞翊為武都太守始到郡穀石千五百鹽石八千視事三歲穀石八十鹽百

又曰天竺國出黑鹽東觀漢記曰賈復為縣掾迎鹽河東會盜賊起等輩放散

其鹽復獨完還致縣中後漢書曰第五倫自以久為官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

名姓自稱子伯齊載鹽往來又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

又王符論曰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詩小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

魏志曰衛覬與荀彧書曰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以來放



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

給之鹽本出又曰鄧艾平蜀後言於司馬文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

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

魏略曰漢令哀牢民家出鹽一斛以為賦

吳志曰朱桓卒家無餘財孫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

蜀志曰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

晉書曰肅慎國無鹽鐵燒木作灰取汁而食之

又曰郭文字文舉隱居吳興餘杭大辟山中恒着鹿裘葛

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草葉木實買鹽以自供人或

酬下價者亦即與之

宋書曰豫章王大曾賓僚張融食炙始畢行炙人便去融

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食捶指半日乃息

又曰張融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眾異後以示鎮軍將軍  
顧顛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  
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齊書曰崔慰祖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  
息毀不滅性故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  
慰祖不得已從之

梁書曰侯景陷臺城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道取肉搗鹽  
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大鹹僧道曰不鹹則爛及景  
死王僧辯截其二手送齊宣又傳首往江陵果以鹽五斛  
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爭取屠膾炙食皆盡  
後魏書曰世祖南伐遺李伯賜劉義恭等鹽各九種并胡  
鼓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  
所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下胡鹽治目痛戎

鹽治諸瘡赤鹽駁鹽鼻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

又曰忽吉國水氣鹹凝鹽生樹上

又曰沮渠蒙遜平酒泉於宋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尅李氏欣得宋繇耳

北齊書曰房景伯母亡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爲水病積年不愈

又曰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有利軍國文襄以問崔昂昂曰亦旣官煮斷之竈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諸准開市薄爲竈稅私館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

唐書曰武德中長安古城鹽渠水生鹽色紅白味甘狀如方印

又曰左右神策鹽州行營節度使胡堅昌表奏初城鹽州鹵中獲壤土又置烽堡水路迴遠即時有雨廢鹽井悉生

鹽事符聖德可謂天讚請宜付史館制可

又曰代宗時河中府鹽池生瑞鹽韓滉奏曰土德之瑞

又曰李晟薨後德宗以初城鹽州復鹽池土賜宰相新鹽惻然思之命置鹽於靈座

又曰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邊於北海多沮澤有魚鹽之利

又曰初推鹽起於第五琦及劉晏代其任法術精密官無遺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歲十倍而人無厭苦大厯末通計一歲征賦所入而鹽鹺當天下太半之賦

管子曰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十口之家十人舐鹽百口之家百人舐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百升加什耗而釜千君伐沮薪煮浦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

鍾至陽春農事方作令民無得築垣墻母得繕冢墓大夫  
無得治宮室臺榭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價  
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循河濟之流南輪梁道米衛濮  
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圍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沛  
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又曰桓公成鹽三萬六千鍾令吏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  
斤  
尸子曰南海之輦北海之鹽  
魯連子曰連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潰沙雖十宿不能得  
也  
抱朴子曰作赤鹽法用寒鹽一斤雨泥一斤內鐵器中以  
爲水燒皆消而赤也  
金樓子曰白鹽小小峯洞激如有水精及其映日光似琥

珀胡人扣之以供國廚名爲君王鹽亦名玉華鹽

又曰有清池鹽正四方廣半寸其形挾竦似有人耕池旁  
地取池水波種之去勿迴顧卽生此鹽

國語曰桓公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言通者先時禁人東萊齊之東萊夷也

山海經曰景山南望鹽販或無販字敗之池北望少澤其草多

藟萸秦菽其陰多賴其陽多玉郭景純云鹽敗澤卽解縣

鹽池也

呂氏春秋曰和之美者大夏之鹽高誘曰大夏澤名或山名

春秋後語曰張儀說趙王曰今日楚與秦爲兄弟之國而

韓魏稱爲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斷趙之右臂齊負海有魚鹽之利今云

獻魚鹽之地矯辭以脅趙也

淮南萬畢術曰鹽能累卵取戎鹽塗卵取他卵置其上卽累也

鹽鐵論曰古者豪强大家得煮海爲鹽民皆依爲姦之業

也

世說曰秦繆公使賈人載鹽百里奚使將車

風俗通曰鹹如炭俗說鹹亦與熱正等炭火不可以入口

人食得大鹹亦吐之謹案東海人曉知鹽法者云攪鹽

木多日每燠黑如炭非謂竈中火炭也

吳時外國傳曰漲海州有灣灣中常出自然白鹽嶧嶧如

細石子天竺國有新陶水水甘美下有石鹽白如水精州

異物志云鹽如石英

晉令曰凡民不得私煮鹽犯者四歲刑主吏二歲刑

蜀王本紀曰宣帝地節中始穿鹽井數十所

世本曰宿沙作煮鹽宋志曰宿沙衛齊靈公臣齊濱海故衛為漁鹽之利

晉太康地記曰梓潼縣傘出子鹽

唐志曰鹽體因於水改成水且生于水故或與土雜產于

地多側于海濱但未必千里相比耳煮鹽與海同河東有

印成鹽西方有石子鹽皆生於水北海胡中有青鹽五原

有紫鹽波斯國有白鹽如細石子

玄晏春秋曰故侍中劉子楊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秦記曰會稽王道子為符良設

盛饒良云鹽味小生

博物志曰臨邛火井諸葛亮往視之後火益盛以盆貯水

煮之則鹽後人以火投井中火即滅至今不然

梁四公子記曰高昌國遣使貢鹽二顆顆大如斗狀白似

玉帝以其自萬里絕域而來獻數年方達命杰音竭公逐之

謂其使曰鹽一顆是南燒羊山月望收之者一是北燒羊

山非月望收之者使者具陳鹽奉王急命故非時爾因問

紫鹽磬碧珀云中路遭北涼所奪不敢言之帝問杰曰公

羣物之異對曰南燒羊山鹽文理粗北燒羊山鹽文理密

月望收之者明徹如冰以種稟養之可驗交河之間平積  
 中掘深數尺有未鹽如紅如紫色鮮味甘食之止痛更深  
 一丈下有碧珀黑逾純漆或大車如輪末而食之攻婦人  
 小腹癥瘕諸疾彼國珍異必當致貢是以知之

涼州異物志曰姜賴之墟今稱龍城恒溪無道以感天庭  
 上帝赫怒溢海盪傾姜賴胡國名也恒溪其王字也裕食  
 無厭上帝化為沙門遊于觀其政遂

從溪乞之以鹽與帝帝乃剛鹵千里蒺藜之形其下有鹽  
 震怒使蒲昌溢以盪覆也剛鹵千里蒺藜之形其下有鹽  
 累基而生其地化為鹵而剛堅疑如蒺藜發其底鹽方  
 大如基以次相累也坐以鹽乞天帝故使此地

化生鹽也

又曰鹽山二岳三色為質赤者如丹黑者如漆小大從意  
 鑊之寫物赤與黑者皆小惟白大或作獸辟惡佩之為吉  
 如篋箱從人所為形也

獸以佩之鳥戎鹽可以療疾四方皆用白者作散以除頭  
 風以其出胡國故言戎鹽也

涼州記曰有青鹽池山鹽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甜美

益州記曰汶山越嶲煮鹽法各異汶山有鹹石先以水漬  
 既而煎之越嶲先燒炭以鹽井水沃炭刮取鹽

荆州記曰鹽水白凝生傘子鹽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  
 本草經曰鹵鹽一名寒石味苦戎鹽主明目大鹽一名胡

鹽呂氏春秋曰本草  
 云戎鹽一名胡鹽

崔駰博徒論曰江陽六鹽

笑林曰姚彪至武昌遇風與沈浙江渚守風糧用盡遣人  
 從彪貸鹽百斛彪得書不答勅左右倒鹽百斛着江水中  
 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

嶺表異錄曰野煎鹽廣南煮海其無限商人納推計價極  
 微數內有恩州場石橋場俯邇滄溟去府最遠商人於所  
 司給一百石權課止銷雜貨三二千及往本場鹽並無官  
 者給遣商人但將人力收聚鹹沙掘地為坑坑口稀布竹

木鋪蓬簞於其上堆沙潮來投沙鹹鹵淋在坑內伺候潮退以火炬照之氣衝火滅則取鹵汁用竹盤煎之頃尅而就竹盤者以篾細織竹鑊表裏以牡礪灰泥之自收海水煎鹽謂之野煎易得如此也

江淮試鹵濃淡即置飯粒於鹵中粒浮者即是純鹵也

醬

禮記曰膾炙處外醢醬處內

又曰獻熟食者操醬齊

又曰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外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

論語曰不得其醬不食

漢書曰劉歆謂揚雄云今學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又如

玄何吾恐後人覆醬瓿也

瓿音部嬰名也

風俗通曰醬成於鹽而鹹於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

又曰雷不作醬俗說令人腹內雷聲按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心惻怛耳相譚新論曰鄙人得鮓音音醬而美與人共食少唾其中因弃之俱不得食

論衡曰作豆醬惡聞雷此欲使人急作不欲積久

世說曰陸機入洛欲爲三都賦聞左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云此間有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醬瓮耳

宋書曰孝武嘗爲王玄謨作四時詩云匏醬調秋菜白醃解冬寒

又曰阮孝緒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笏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會會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

不黨唯坐之及音獲免  
梁劉孝儀謝智安王賚蝦醬啓曰龍醬傳甘退成可陋蜚  
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歡差以無  
辭

宋書曰奉新齊武王女婚于四郡皆云齊嘗聞燕茶白麵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五  
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歡差以無  
辭

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歡差以無  
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六

初為天部軍使李景明

飲食部二十四

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歡差以無  
辭

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歡差以無  
辭

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歡差以無  
辭

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歡差以無  
辭

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歡差以無  
辭

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歡差以無  
辭

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歡差以無  
辭

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歡差以無  
辭

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歡差以無  
辭

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歡差以無  
辭

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歡差以無  
辭

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歡差以無  
辭

史記曰通邑大都酤千釀醢近之醢也其類而與之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仙上藥有鳳林鳴酢酢大樽齊桓晉  
魏名臣奏曰劉放奏云今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末  
宜其息絕醢自齊夾州十只

吳錄地理志曰吳王築城以貯醢醢今俗人呼苦酒城  
晏子春秋曰蘭本三年而成其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  
不佩之醢醢亦醢也齊桓晉魏名臣奏曰王果國共齊其醢

風俗通曰酢如糞莢按糞味酸工者取以調味之齊桓晉  
博物志曰酒暴熱者酢醢酸者易臭  
又曰龍肉以醢漬則文章生

葛洪肘後方曰治齒痛用三年醢酢  
唐書曰初薛仁果拔秦州召富人磔於猛火之上或以醢  
灌鼻求其金寶八百六十六

又曰在迪簡萬年人舉進士初為天德軍使李景略判官  
性重厚常有宴行酒者誤以醢進迪簡知誤以景略性嚴  
慮坐主酒者乃勉強飲盡之而為容其過以酒薄景略請  
換之於是軍中感悅

周禮曰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菹  
麋醢菁菹鹿醢菊菹康醢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  
廬醢蜃蜃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  
菹鳩醢筍菹魚醢豆水也昔菹以醢  
又曰醢人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籩  
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醢實之齊當為壺五壺昌本牌析蜃  
醢拍深蒲也七醢醢羸醢廬  
醢也凡醢醢用和細切為壺全物若勝為菹也賓客之  
禮共醢五十籩致饗凡事共醢饗



禮曰孔子哭于路於中庭中庭也與有人吊者夫子拜  
之為也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自南來訃者使者曰醢  
之矣時備世子崩噴奠輒而立子路遂命覆醢不忍食  
禮記外傳曰祭祀賓客菹醢之用醢內醬醢汁也清亦汁  
也此等皆在豆籩竹器可盛也豆木也皆跌足取其去醢行  
陸產畜之所生有水物天地陰陽之蒸所生小阜之品非  
然麝者骨肉相雜為之有麋鹿麕之麝麝或作麝免醢蟻  
醢皆產也有魚鴈羸羸之醢蟻蛤之類也醢也五者水物  
相寔四月五日五月一日可作醢  
必右舉食檄曰東里獨姥之醢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七  
 飲食部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七  
 飲食部二十五

茗

爾雅曰檟苦茶

樹小似梔子冬至生葉可煮作羹飲今早採者為茶晚採者為茗一名梓蜀人名為

吳志曰孫皓每宴席客無不能酒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  
 入口澆灌取盡韋曜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密賜茶茗  
 以當酒

晉中興書曰陸納為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  
 納見子俶惟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十數人饌安既  
 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必具及安去納  
 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穢吾素業  
 晉書曰夏侯愷亡後形見就家人求茶

又曰栢溫爲揚州牧性儉素每譏唯下漆質朴茶果而已  
宋錄曰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曇濟道人於八公山  
道人設茶茗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焉  
南齊書曰武帝遺詔靈坐勿以牲爲祭唯設餅果茶飯酒  
脯而已  
唐史曰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衆劔南有蒙頂石花或散  
芽號爲第一湖州顧渚之紫笋東川有神泉昌明硤州有  
碧澗明月房茱萸寮福州有方山之生牙夔州有香山江  
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滄湖之舍膏常州有義興  
之紫笋婺州有東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  
州有霍山之黃芽蘄門月團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  
又曰竟陵僧有於水濱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遇  
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羽可用爲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

羽羽有文學多意思耻一物不盡其妙茶術最著鞏縣爲  
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慨灌  
之羽於江湖稱貢陵人於南越稱桑苧翁貞元末卒  
又曰韓滉聞奉天之難以采練囊緘茶末健步其以進也  
又曰貞元九年春初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  
以去秋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備伏請出茶州  
縣及茶山外商人要略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價  
錢充所放兩稅其明年已後所得稅外收貯若諸州遭水  
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曰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奏自  
是每歲得錢四十萬質茶之有稅自此始也然稅茶無虛  
歲遭水旱處未嘗以茶稅錢拯贍  
又曰太和七年正月吳蜀貢新茶皆於冬中作法爲之上  
務恭儉不欲逆其物性詔所貢新茶宜於立春後造

又曰大和九年十月王涯獻茶以涯爲推茶使茶之有稅  
自涯始味法辛五代史涯實獻茶昔中涯始味法辛五代史  
又曰大和九年十二月諸道鹽鐵轉運推茶使令狐楚奏  
推茶不便於民請停從之涯  
又曰元和十四年歸光州茶園於百姓從刺史房克讓之  
請涯  
又曰初常魯使西蕃烹茶帳中蕃人問曰何爲者魯曰滌  
煩療濁所謂茶也蕃人曰我此亦有命取以出指曰此壽  
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  
晏子春秋曰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列茗  
菜而已  
廣雅曰荆巴閒采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若飲先炙令色  
赤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葱薑芼之其飲醒酒令

人不眠

博物志曰飲真茶令少眠睡  
神農食經曰茶茗宜久服令人有力悅志  
本草曰茗苦茶味甘苦微寒無毒主瘰瘡利小便少睡去  
痰渴消宿食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傍凌冬不死三月二  
月採乾○華佗食論曰苦茶久食益意思  
壺居士食志曰苦茶久食羽化與葑同食令人身重  
陶弘景新錄曰茗茶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黃山君服之  
三浮神異記曰餘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牽三青  
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飲常思見惠  
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蟻之餘不相遺也  
因立奠祀後令家人入山獲大茗焉  
廣陵耆老傳曰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

之市人競買自且至暮其器不減茗所得錢散路傍孤貧乞人人或異之執而繫之於獄夜掌所賣茗器自牖飛去廣志曰茶叢生直煮飲爲茗茶茱萸楊子之屬膏煎之或以茱萸煮脯胃汁爲之曰茶有赤色者亦米和膏煎日無酒茶  
晉書甄術傳曰燉煌人單道開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者有□心氣兼服茶酥而已  
續搜神記曰晉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中採茗忽見一人身長一丈通體毛精見之大怖自謂必死毛人牽其臂將至山中大叢茗處放之便去精因留採須臾復來乃採懷中橘與精精甚怖負茗而歸  
又曰桓宣武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更能飲復茗必一斛二斗乃飽裁減升合便以爲大不足非復一日家貧

後有客造之正遇其飲復茗亦先聞世有此病仍令更進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質縮縐狀似牛肚客乃令置之於盆中以一斛二斗復茗澆之此物噉之都盡而止覺小腹又增五升便悉混然從口中涌出既吐此物病遂差苦問之此何病答云此病名斛茗瘕  
異苑曰剡縣陳矜妻少寡與二子同居好飲茶家有占塚每飲輒先祠之二子欲掘之母止之夜夢人云吾止此塚三百餘年今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享吾佳茗雖潛朽壤豈忘鬻桑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唯貫新母告二子禱祠愈切  
世說曰任瞻少時有令名自過江失志既不飲茗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人有怪色乃自申明之曰向問飲爲熱爲冷

又曰晉司徒長史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江氏傳曰統遷愍懷太子洗馬嘗上疏諫云今西園賣醯麵茶菜藍子之屬虧敗國體

晉四王起事曰惠帝蒙塵洛陽黃門以瓦盃盛茶上至尊晉劉琨與兄子南兖州刺史演書曰前得安州乾茶二斤薑一斤桂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煩悶恒似真茶汝可信致之

傅咸司隸教曰聞南方有蜀姬作茶粥賈廉事歐其器具無爲又賣餅於市而禁茶粥以困蜀姥何哉

坤元錄曰辰州敘浦縣山上多茶樹

括地圖曰臨城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有茶山茶溪

天台記曰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

夷陵圖經曰黃木女觀望州等山茶茗出焉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曰彭城王勰戲謂王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卿曲所美不得不好勰復謂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爲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鳧之夫里內有學曠之婦以卿言之是出其彭城王家有吳姬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讌會雖設茗飲皆耻不復食江表殘表遠來降者好之蕭正德勸賢侍中玩又欲爲之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蕭正德不曉人意登下官雖生水鄉立身已來不遭陽侯之難舉坐笑焉

桐君錄曰西陽武昌晉陵皆出好茗巴東別有真香茗煎飲令人牙眼

又曰茶花狀如梔子其色稍白  
 永嘉綱經曰縣東有白茶山出淡茶曰東山其香甚  
 異與記曰烏程縣西有温山出御茶  
 淮陰圖經曰山陰縣南二十里有茶坡  
 茶陵縣圖經曰茶陵者謂陵谷生茶茗  
 本草拾遺曰畢盧茗飲止渴除疫不睡利水道明目生  
 南海諸山中南人極重之  
 廣州記曰西平縣出阜盧茗之利茗葉大而澁南人以爲  
 飲  
 南越志曰茗苦澁亦謂之過羅  
 陸羽茶經曰茶者南方嘉木自一尺二尺至數十尺其巴  
 川峽山有兩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  
 如白薔薇實如栴櫚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名一曰茶二

曰檟三曰藪四曰茗五曰菴周公云檟苦茶陽說載云蜀

早取爲茶晚取爲茗一曰菴音設菴音昌亮明其上者生爛石中者生櫟壤下

者生黃土凡藝而不茂法如種苽三歲可採陽岸陰林紫

者上綠者次笋者上牙者次葉卷者上葉舒者次凡採茶

在三月三月四月之閒茶之笋者生爛石沃土長四五寸

若薇蕨始抽凌露采焉茶之牙發於繁薄之上有三枝四

枝五枝者選中枝穎拔者采焉其日雨不採晴有雲不採

蒸拍焙焯封乾矣有千類萬狀鹵菴而言之如胡人鞞者

蹙縮然犂牛臆者廉憺然浮雲出山者輪困然輕飈拂水

者涵澹然有如陶家之子羅膏土以水澄泚之又如新治

川者過暴雨流潦之經此皆茶之精腴也自如竹籜者枝

幹堅實難於蒸擣故其形籬篔上音離如霜荷者莖葉凋

起易其狀兒故其狀萎萃然此皆茶之瘠老也自采至于

封曰七經自胡人至于霜荷八等  
唐新語曰右補闕母景博學有著述才性不欲茶茗代茶  
飲序其略曰釋滯消擁一日之利斲佳瘠氣侵精終身之  
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  
知禍遠難見者乎  
雲南記曰名山縣出茶有山曰蒙山聯延數十里在縣西  
南按拾遺志尚書所謂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在雅州凡蜀  
茶盡出此  
魏王花木志曰茶葉似梔子可煮為飲其老葉謂之茶細  
葉謂之茗  
杜育茶賦曰調神和內倦懈慵除  
張孟陽登成都樓詩云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人生苟  
安樂茲土聊可娛

左思嬌女詩曰吾家有女皎皎常白皙小字為紈素口  
齒自清歷其始字蕙芳眉目粲如畫馳騫翔園林草木皆  
生摘貪走風雨中倏忽數百適心為茶芽劇吹噓對鼎鑊  
孫楚出歌曰茱萸出芳樹顛鯉魚出洛水泉白鹽出河東  
美豉出魯川薑桂茶芽出巴蜀椒橘木蘭出高山蓼蘇出  
溝渠稅糶出中田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七

火部一  
火部 釋名曰火化物也亦言燬也物入即皆毀壞也  
 易曰水流濕火就燥  
 又曰風自火出家人由內以相成機也  
 又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君子小人各得所同  
 又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包美順夫天德休物之命  
 又曰燥萬物者莫燥呼旱乎火  
 書曰火炎昆崗玉石俱焚  
 又曰惟女含德不揚予一人予若觀火惕懼也觀火者喻刑罰可畏之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八

火部一

火部一  
火部 釋名曰火化物也亦言燬也物入即皆毀壞也  
 易曰水流濕火就燥  
 又曰風自火出家人由內以相成機也  
 又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君子小人各得所同  
 又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包美順夫天德休物之命  
 又曰燥萬物者莫燥呼旱乎火  
 書曰火炎昆崗玉石俱焚  
 又曰惟女含德不揚予一人予若觀火惕懼也觀火者喻刑罰可畏之也



又曰若火之燎于原弗可嚮邇火之燎于原其炎熾明不可嚮邇也

又曰五行二曰火火曰炎上炎上作苦詩曰叔在藪火烈具舉

禮曰孟夏之月盛德在火謂焚菜也凡出火以火

又曰季春出火為焚也謂焚菜也凡出火始出

又曰火之於民也尊而不親謂焚菜也凡出火始出

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

又曰火龍黼黻火畫為龍

又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

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也建辰之月鶉

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伯

則令民內火故禁放火也遷闕伯於商丘主辰

高辛氏之子也傳曰遷闕伯於商丘主辰祀大火而火紀

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也

時焉謂出內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闕伯之後居商

又曰鄭子云炎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

又曰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

西今孛星出辰西申須曰孛所以除舊布新也申須魯

事恒象天道恒以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

災乎須火乃布散為災

周禮曰春秋以木鐸脩火禁火星以春出以秋

又曰享人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鑊所以煮肉及魚腊

量齊音劑

又曰卜師掌開龜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揚火猶熾也致其

兆

又曰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猶用

易也鄭司農說以穀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季

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以三月

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時則施火令焚萊

凡祭祀則祭燿報其為明之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

焉野焚萊民又曰穴氏掌攻蠱獸各以其物火之蠱獸熊羆之屬冬歲

其所食之物於其穴以時獻其珍異皮革者也將攻之必先燒

又曰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林人所養者夏日至今刑陽

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刑剝互言耳皆謂所

陽木生山北為陰木火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化

生也謂時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乃所去次地之皮生南為

又曰秋官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於日夫燧陽

史記曰燕攻卽墨田單乃收城中牛千頭為繒絳衣畫以

五彩龍文束兵於角結火於尾穿城而出壯士銜枚後牛

所觸輒死壯士擊之城上大譟燕師大駭

又曰龐涓追孫臏量其行幕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

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萬弩夾道而伏日暮見

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見白書乃鑽火讀之未畢萬弩俱

發龐涓大敗

又曰蘇代謂魏王曰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

不滅也

又曰顏叔子獨居室夜雨比舍屋崩有女子投之叔子令

秉燭燭盡乃徹屋草續之至明不亂

又曰武王既渡河有火自上復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

漢書曰項羽西屠咸陽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

又曰孝平后王莽女有節操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

曰何面目見漢家因自投火而死

又曰漢兵圍王莽城中少年房朱張魚等恐見虜掠私燒作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莽避火宜室前殿火輒隨之

又曰陳勝吳廣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又郡國志曰連渾府遙火山而有火井深不可見底炎氣上昇常若微電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其山似火從地面發故名熒臺

東觀漢記曰梁鴻牧羊長安上林苑中失火延及人家問所燒財物悉推豕償之其主言少鴻願以身作躬執其勤又曰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隣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冒火伏棺上火乃滅  
又曰廉范字叔度為蜀郡太守成都地道屋狹百姓夜作

以供衣食又禁火民覆蔽之失火者月屬范放令夜作但使儲水百姓皆悅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且無襦今五袴  
魏略曰秦伯出獵至於咸陽有火流下化為白雀銜綠丹書集於公車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孫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珍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權權不從昭忿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珍晏權數慰謝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病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往問良久昭諸子扶昭起權載以還宮

晉書曰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也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闈中帝問其故

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宣令照見人也由是奇之  
又曰張華字茂先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  
救之果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蚩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  
焉  
又曰韓康伯家貧夤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  
投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襦伯曰不復須母問  
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  
異之  
又曰王獻之常與兄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  
出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  
又曰郭璞字景純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  
所焚  
又曰庾亮鎮武昌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

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  
又曰佛圖澄嘗與石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幽州當火災  
仍取酒喫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是日  
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  
又曰嵇康從孫登遊三年康問其所終不答康每歎息將  
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不用  
其光而果在於用光人而有才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  
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於識真所以全其  
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  
用果遭非命  
鄧粲嘗紀曰胡母輔之過河南尹門下將飲酒使門卒王  
子博取火子博曰卒也唯不之吾事安能爲人使輔之與  
語歎曰吾不及也因言於河南尹以爲功曹

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道爲長史道取數百雞以長繩連脚皆繫火一時驅放過塹集營皆燃焉  
宋書曰周朗爲廬陵內史郡後荒蕪頗多野獸母薛氏欲見獵助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廨朗悉以秣米起屋償所燒之限  
梁書曰阮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隣人樵以繼父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  
後魏書曰祖瑩好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窓戶恐爲人家所覺  
又曰蕭鸞遣魯康祚侵太倉口傅永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口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卽亦燃之其夜康祚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

趣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之處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  
北齊書曰神武西征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辭請以孫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疏  
又曰文宣曾近出令張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笑曰卿欲効郅君章也使曜前開門然後入  
又曰張亮守河州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艇欲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皆載長鑣鑣頭施釘火艇將至卽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鑣向岸火艇不得及橋全亮之功也  
尚書大傳曰燧人爲燧皇以火紀物火陽尊故託燧皇於

天○春秋元命苞曰火之為言委隨也故其字人散二者為火也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  
 公子晏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  
 農夫藏於困庾商賈藏於筭價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歛無  
 已昔桀紂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皇臺是君之福  
 也  
 戰國策曰楚王遊雲夢野火之起也若雲霓  
 吳越春秋曰越王忠報吳冬則抱冰夏則握火  
 後趙錄曰石勒禁火百鼓之後燃火者鞭之一百延火燒  
 一家斬九部都督  
 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從南郊舍酒東北三巽云齊失火以  
 厭之後齊果上火事

又曰蔡君仲有至孝之心母終棺在堂西舍失火火將至  
 君仲伏屍號哭火越向東家  
 陳留耆舊傳曰劉昆為江陵令民有火災昆向火叩頭即  
 霽然下雨詔問反風滅火虎北渡河何以致此昆曰偶然  
 耳帝曰此長者之言也  
 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  
 火災宜祭燿禳廣設禁備時火果起而不為害  
 樊英別傳曰英隱於苑山嘗有黑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  
 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後有客  
 從蜀來者云是日有大火有黑雲平旦從東起須臾大雨  
 火遂得滅  
 葛仙公別傳曰公與客談話時天寒公謂客曰居貧不能  
 得爐火請作一大火公遂吐氣火赫然從口而出須臾火

滿室坐客皆熱而脫衣也

列仙傳曰陶安公六合治師也數行火火一日散上紫色衝天須臾朱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日迎汝以赤龍龍至安公騎之東南而上

又曰欒巴爲尚書正會得酒西向嗽云成都失火嗽而作雨驛至果如其言

又曰寧封子黃帝陶正掌火能作五色烟

列女傳曰梁節姑其室失火兄子與已子在內欲取兄子

輒得已子火盛不復得入婦人曰梁國豈可尸告人曉耶

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兄弟家人哉遂赴火而死

搜神記曰麋竺嘗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好新婦從求寄載行二十餘里新婦謝竺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請之曰不得不燒君快

去我緩行行日中必火發竺乃急行達家使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玄中記曰南方有炎火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三月火不燃山上但出雲氣而草不生枝條至四月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此木爲薪燒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爲火澆布

土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鯉張取之積薪數車以燃之薪盡而此獸在火中不燃以鐵椎鍛其頭十數下乃死以其頭向風須臾便活而起以石上菖蒲塞即死取腦以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歲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獸大如鼠

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二百許里晦望見山林及此  
獸光火照人乃取其獸毛績以爲布名曰火浣布國人服  
之此布中垢污唯以火燒布兩食許出振之其垢即去潔  
白如雪

述征記曰北征有張母墓舊說張母是王氏妻王家葬經

數百載後開墓而香火猶燃其家奉之禱清火道

英雄記曰周瑜鎮江夏曹操欲從赤壁渡江南無航乘簿

步皆

反步皆涘漢水下至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輕航走舸百余

艘艘有五十人拖棹人持炬火持火者數十人立於航上

以葦於簿至乃放火火燃即回航走去須臾燒數千簿火

起光上照天操乃夜去

山蓋於南國之東

齊地記曰東武有火生之木燒之不死亦不損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八



